

侵蚀

残雪 著



侵 蚀

残雪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侵蚀 / 残雪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404-6528-5

I. ①侵… II. ①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98953号



侵蚀

残雪 著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陈小真

装帧设计: 弘毅麦田

版式设计: 周基东工作室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: 8.5

字数: 16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6528-5

定价: 25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序

在沙漠地带之下的深土层里，有无名小动物们在辛勤地耕耘。这些从来不露面的动物是吃土的。它们所进行的耕耘运动的方向是垂直的，只不过这个方向不是它们用眼睛看见的，眼睛早已退化。垂直的运动是同大地的律动一致的，它们用身心配合着这种大自然的律动。这些景象就是我的一篇短篇小说里所描绘的我的艺术之魂的形象。

有一位具有慧眼的异国读者指出，我的小说所描绘的风景就是创作过程本身的风景。这样的读者无疑是具有创造力的。这也意味着，阅读残雪的小说需要一定的创造力。这种特殊的阅读不能只盯着字面上的公认的意思，因为你所读到的是灵魂发出的信息，你的阅读就是

唤醒你自己的灵魂来同作者的灵魂进行沟通。灵魂之间是可以相通的，这是我的信念。

已经有三十年了，我对短篇的写作情有独钟。我认为最美的短篇应该是那种元气十足，勇敢无畏地向着纵深地带开拓的表演。我在写作中力求使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这套残雪作品系列（《侵蚀》《情侣手记》《一株柳树的自白》《紫晶月季花》《垂直的阅读》）所收录的短篇小说，是我这十年里创作的最新作品。我对自己的这些表演很有信心，我将它们交给我的读者来评判。我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一些能够与我互动表演的读者，他们的人数还在渐渐增多，对一位辛勤的写作者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欣慰呢？我愿用这些新作品同他们共勉！

我的创作一直在层层深入，这些作品是孤独探险的产物，同时也是沟通的产物。这两种反向的运动是同时展开的。因为我们人类，是这大地上的高级灵物，沟通使我们具有无比开阔的视野。在最最黑暗的处所，在举步维艰的险境中，自然母亲那悠远的呼唤传到我们耳中，充满了我们的身心。同我以前创作的短篇相比，这些奇异的故事大概是纯度更高，更具有普遍意义，也更接近核心了吧。它们发生在与死亡接壤的地带，显示出义无反顾和孤注一掷的决心。它们暗示的是：人，可以像这样活在艺术当中。

众所周知，三十年来我所进行的是没有退路的实验文学的实验，国内从事这种文学实践的人非常少，应该是由于它的难度所致吧。要写这类的短篇更是难上加难，因为你必须“心死”，必须有长年累月囚禁自己的毅力，你的精神才不会迸散，身体才不会懈怠。我在此将它们献给爱好灵魂文学的读者，也是为了做出一个榜样，让那些孤独的心灵对自己更有信心，也使他们更有勇气地投入这种匪夷所思的操练。在物欲横流，精神废弃的时代，始终如一地关心灵魂生活的人是时代的先知，自觉地意识到身负的义务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期盼。不论你是写作还是阅读，只有独特的创新是其要义。

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，相信我的大部分读者都能体会到这些深邃的篇章里所透出的功力。也许我的新作会带动一些新人同我一道前行，我愿做这样的幻想。若如此，那将是我这名老艺术家的最大幸福。

残雪

2013年12月18日

目录

犬叔	001
地图	039
母鼠	079
恩师	099
女儿们	119
星河	138
侵蚀	150
求索	190
宠物	210
神交	238

犬叔

我们家族里的人并不是本地人，我们是好多年以前因为战乱从城里面逃到这边乡下来的。祖先们在这里安顿下来，建立了这个名叫水村的村子。水村的人们的记忆力是十分顽强的，关于祖先的事他们知道得很多，村里不论男女老少，只要被问起多年前的那一场战乱，都能信口讲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来。据说逃来的祖先是三男两女，那两个女的是两兄弟的妻子，流传下来的逸事，大都是关于那四个人的。关于外地人的故事也很多，那一拨又一拨的外地人来水村定居，于是村子繁衍起来。

犬叔并不是我们这里的人。我听老人们说没人知道他的来历，不过他的前生很可能是一条狗（这是他自己说的）。他来的时候，连个名字都没有，被追问了好久，

这才文绉绉地回答说，他姓“犬”，他还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“犬”字。当时围观的人都哄笑起来，将这位少年闹了个大红脸。我们村里的人都姓“水”，就是邻村，或方圆几百里的人们，也只听说有“树”姓、“梅”姓、“泥”姓、“文”姓、“武”姓等等。甚至有人还拜访过老祖宗所生活过的城市，似乎那里头也没听说过有姓“犬”的人。但犬叔还是顶着这个“犬”姓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。然而这位犬叔虽然不姓水，对于我们水族的家史却了如指掌。村里人将这一点归结为他的知书达理，勤奋好学。我却在这件事上头有些怀疑。

这位犬叔在外貌上同我们家族的人毫无相似之处，他是三角脸，身材干瘦，而我们的男子都是长脸的大汉。他的眼神也和我们不同。我们喜欢很委婉地、似看非看地望人，就好像害羞似的。这个犬叔却总是瞪着一双三角眼，直愣愣地看着对方。每当这种情形发生，被看者总是恼羞成怒，悻悻地走开去。我不相信这样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会去钻研我们的家谱，而且我也从来没看到他静下心来钻研什么东西。他总是很忙，总是在活动，不是帮这家出主意，就是帮那家干活儿，和村里人的懒情形成鲜明对照。大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他这个外姓人看作“自家人”的根本原因吧。可以这么说，犬叔一直全身心地融入村里的事务。大家虽不喜欢他的眼神和长

相，但看到他的身影出现还是很高兴的，因为他往往可以帮人解决一些问题，而且不考虑回报。老人们总是说：“阿犬的前身是一条狗啊。”我想，同一条狗比起来，他是太有主见了。我不喜欢太有主见的人。在这个偏僻的乡下，大家都是混日子，至多也就消遣似的讲一讲从前祖先的逸事，你不防着我，我也不防着你，现在忽然来了个胸有城府的人，当然是会别扭的。不过犬叔并不让人感到别扭，他有种本事，能让人不知不觉地采纳他的意见。

我从来没有看到犬叔读任何一本书，村里人为什么要说他知书达理呢？不错，他是认得字的，但那都是他来水村之前就学会了的啊。认得一些字就称得上知书达理了吗？还有，他看人的样子不但算不上知书达理，简直就是粗鲁。再说他也不会像常人一样同人保持一种彬彬有礼的距离。他总是什么事都介入，什么事都自作主张。我们不习惯他，最后又都容忍了他。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。

水永公公是村里最老的长辈，先前个子很高大，现在已缩得像个土地菩萨。水永公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智慧，只会重复大家的意见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村里人凡事都要跟他商量。我觉得这是村人的一种惰性吧，完全没有道理，何况他也出不了什么主意。在对水永公公的看法上，犬叔和我刚好相反。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没有

水永公公的支持能成功么？”在我看来，他是外来人，所以才要巴结村里这个长辈吧。就是这个性格平庸的水永公公，昨天忽然向村里人提出来，要将村子前面的这座荒山全部种上果树苗。他的意见立刻得到了犬叔的赞同。可是这一次，村里人一反常态，都不赞成水永公公的计划。为什么呢？一来我们都很懒，不想生活中有什么变动；二来我们当中并没有谁是果农，大家都只会种粮食、种菜，要是冒冒失失种上果树，非得死掉不可。于是村里人都装作没听见水永公公的话，一些人还躲着水永公公。犬叔却不知为什么兴奋得很，他逢人就宣讲水永公公的计划，不断向人们描述花果山的未来美景。他甚至挨家挨户去劝说，对每一家都说这句相同的话：“如果我们不赶快行动，就会失去机会了。”

我已经说过，犬叔一直是全身心地融入村里的事物的，大家对他也 very 欢迎。所以到了今天上午，虽然人人心里都有怨气，但还是一个个肩着锄头、铲子和二齿锄上山了。我注意到在村人履行他的计划之时，水永公公却躲在屋里不出来，就好像做了什么值得惭愧的事一样。犬叔大呼小叫地吆喝着，上蹿下跳，指挥着村人放火烧灌木。

忙了大半天之后，大家都被熏得一脸墨黑，一个个身心疲惫、垂头丧气地回到家。有人在咬牙切齿地赌咒

发誓说，决不再听水永公公的鬼话了。我也在山上乱砍乱挖地搞了一天，但我这个人比较油滑，属于那种出勤不出力的类型，我生怕累着自己。回到家里之后，我给自己烧了饭吃了，然后就坐在门槛上慢悠悠地抽起了烟。微风吹着，对面山上死灰复燃的零星火苗在闪动，提醒着人们白天里的荒唐忙碌。我忽然在心里打定了主意，不再参加这种莫名其妙的劳动了。这时我听到邻家院子里传来大声的争执，是水牛家在同犬叔、还有水永公公争吵，当然是为了种果树的事。开始双方的嗓音都提得相当高，水永公公的声音变得像公鸡叫一样，那是我从未听到过的。但是接下去，双方的嗓音都低下去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居然成了窃窃私语，不乏亲密的味道。我还未充分反应过来，那一群人就相拥着进到屋里面去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水牛家的灯也灭了，似乎他们在那里开黑会。我不屑地撇了撇嘴：这算怎么回事呢？

乡下的夜晚是令人万念俱灰的夜晚，在那样的黑暗中，小屋里的人们很难萌生任何冲动。我就在这种死一般的静寂中，像一个外人一样回忆着白天发生的事。村里人（也包括我在内）到底为什么要上山去开荒种树呢？难道我们真的相信犬叔那些鬼话吗？一个八十岁的老糊涂了的家伙的忽发奇想，居然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。我们并不需要什么果树，好几百年以来，我们的村

子一直自给自足，甚至还略有剩余，这种瞎折腾是没有意义的。以我的观察来看，水永公公以前从未有过自己的主张，他只是装出有主张的样子让别人来向他讨教，维持一种“德高望重”的地位。但这一次是怎么回事呢？莫非他以前全是在演戏？我躺在蚊帐里头，想象着村人先后被水永公公说服的情景，不由得发出冷笑。我在心里说：“懒惰的人们啊，你们自食其果吧。”然而在我的梦里，满山都开遍了灿烂的桃花和梨花，花丛间居然还出现了三只小鹿秀丽而惊恐的脸。

大家都上山的时候，我没有上山，我在菜园里修篱笆。水永公公坐在那一丛竹子下面抽着旱烟，他的媳妇在院子里喂鸡。村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一些妇女在家里或园子里干活。从菜园里可以看见满山乱跑的人，他们不像是在种果树，倒像是在搞破坏。山上已成了黑糊糊的一片，仅有的几棵大松树也被砍倒了，风里面尽是植物烧焦的味道，熏得人头痛。水永公公已经在那把木椅子上睡着了，烟袋也掉到了地上，他的身体小小的，像一个玩具。

我在家里干活，但我并不安于干活，我干活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从众人中脱离出来，内心免不了忐忑不安。每天，我听见他们上山；然后，我又听见他们回来。起先他们比较沉默，似乎在迫不得已地履行一项讨厌的职责。后来他们就渐渐活跃起来了，我听

到了谈笑的声音。他们现在是越来越活跃了。从菜园里我可以看到他们在挖坑、种树苗、浇水，到处是他们忙碌的身影。我知道犬叔在指挥他们，就好像他自己是一位果树专家似的。水永公公却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了。有一天，我看见是他的两个孙儿将他抬到竹丛旁边的。他躺在躺椅上抽旱烟，看天上的大雁，通常是很快就睡着了，让烟袋掉到地上。当烟袋掉到地上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孙子跑过来凄厉地发出哭叫，那声音划破长空。水永公公在躺椅上慢慢地蠕动着，像屎壳郎一样翻过躺椅，咚的一声跌到地上。这时那孙子反而吓得跑掉了。我觉得躺在地上的老头已经摔伤了，但并没有人过来管他，那媳妇若无其事地在院子里晒衣服。现在再没有人来征求水永公公的意见了，他一定很寂寞吧？在他的对面，那些人在山上干得热火朝天，整个山都已经被他们种满了果树苗。

犬叔是回来搬树苗的时候碰见我的，当时我正要去买点灯的煤油。

好久不见，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，三角脸像被人削了两刀一样。他放下树苗，像往常一样瞪着我。我强作笑脸，问道：

“犬叔啊，苹果苗都成活了么？”

“没有人会去管这种事，我们关心的是别的事。”他镇定地回答。

我甚至感到那张脸上有一丝嘲弄的味道。我莫名其妙地惭愧起来，避开他的目光走出去。

“我们都很乐观，苹果苗死了也不要紧。”

他的逻辑实在太可鄙。发动全村人上山，鼓吹种果树的好处，其实却一点把握都没有，只凭着忽发奇想盲目行事。这种事情和欺骗又有什么两样呢？当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王永公公的媳妇，那媳妇听了我的话立刻跳开去，仿佛怕沾了我身上的瘟疫似的。她拍了拍手，厉声道：

“你可不能乱说。犬叔相信他自己做的事，他从不撒谎。你是一个男子汉，为什么待在家里呢？你这种人真没出息。”

我讨了个没趣，悻悻地离开。我经过竹林时看见王永公公在朝我做鬼脸。

“水和家的！”他用尖尖的、小孩一样的嗓音喊我。

我凑过去。

“帮我将烟袋捡起来。”

我捡起烟袋交给他。他费力地在躺椅上移动了一会，终于坐了起来。但他的一条腿不能动，似乎是摔伤了。他做着手势叫我凑到他面前去。

“村里有鬼魂在游荡，听到了吗？山上那些人啊，他们喊得那么起劲，是在为自己壮胆呢。”

我果然听到了此起彼伏的喊声，它们随着阵风时大时小地传过来。

“他们害怕么？”我凑着水永公公的耳朵大声叫。

“当然啦。我躺在这里，已经打了好多次仗了，我的这条腿中了弹，已经瘸了。看，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但是他还不放过，白天黑夜都来追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从我们老家来的那个家伙罢。本来都不愿意上山，那个家伙一来，大家看见了他之后，就都赞成我的意见了。现在留下我一个人在村里做看守，我想死也死不了了。你怎么样，还没有打定主意么？你没去过我们的老家吧？”

我的声音总是被一股风阻断，而水永公公的耳朵又聋得厉害。我就将嗓音提到最高，朝他喊道：

“没有啊，你同我说一说老家的事吧！”

水永公公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看着竹子顶上的那些叶片说话。

他的声音又低又含糊，而且脸也不向着我，风又刮得那么厉害，所以我连一句话都没听清。我想，水永公公既然是说给我听的，为什么又偏不让我听见呢？再说村里人，难道就听懂他的计划了吗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流呢？我看不见水永公公的话，但我能听见山上那些惊恐的叫声。这里的氛围的确是不对头。但是为什

么水永公公的媳妇，还若无其事地在院子里喂鸡呢？

“老家已经消失了！”

我突然听见水永公公朝我大喊。他已经讲完了他的故事。他的烟袋重又掉在地上，他倒在躺椅上，冷汗淋淋。我的眼睛往四周看来看去的，什么都没看到，只有竹叶在风中发出可疑的响声。

我走开的时候，又看见那媳妇，她正在恶声恶气地骂她儿子，我知道她是在骂我。看来我这个旁观者已经受到了全村人的唾弃。

“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干的。”

那媳妇突然冲我背后说了这么一句。我一转身，看见她正朝水永公公走去。

我听说种下的苹果苗全都死掉了，这是意料中的事，可我还是感到很紧张。每一天，我都看见瘦骨伶仃的犬叔肩着锄头从我院子前面走过，他那灰黄的脸上表情十分坚定，简直有点不顾一切的味道。村人们渐渐地沉默了，现在我已从他们中间听不到任何声音，我也不敢同他们对视。我知道在我背后，他们正射出那种极度蔑视的目光。

我没有上山，这是我独自作出的决定，从周围每一个人的眼色里，我看到了自己的错误。当绝望的夜晚降临时，我就会深深地感到，在这个村里，所有的事都有